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筲箕灣阿公岩。
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
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
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
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
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猛龍過江

我二〇〇六年加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出任助理署長，當年署長是Arden Bement教授，上月底Bement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主持講座，我又豈能錯過。

NSF是掌管美國基礎科研發展的最高機構，當年我作為助理署長，主要是負責制定策略、科學教育、監察大型研究計劃及撥款等事務。NSF每年財政預算高達六億美元，而我掌管的數學及自然科學部超過一億美元。NSF署長是由美國總統親自委任，雖然不是內閣成員，但職責有如政府部門的部長，舉足輕重。而Bement正是如此猛人，美國有史以來，只有他同時出掌NSF和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二〇〇四年由布殊政府委任，順利過渡至奧巴馬政府。Bement縱橫學術界，曾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任教，三十多年前已獲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的榮譽教授。他亦曾在大型企業如通用電器（GE）和TRW汽車控股公司任職高層，更是美國陸軍工程隊中尉。

Bement處事嚴謹，談吐風趣幽默，雖年屆八十二歲，仍然才思敏銳，對於環球科技發展趨勢的見解獨到。我有幸在NSF與他共事三年，Bement凡事親力親為，每星期總要和所有助理署長舉行兩至三小時會議，我們都暱稱這個會議為SMART（Senior Management Advisory Round Table），指匯聚各人智慧。每次Bement都能夠引導大家提出不同的見解和以多角度去分析這些影響美國科技發展的重要議題。

作為署長的Bement與白宮建立良好關係，解釋科技相關政策，並游說各方支持，包括總統、有關的政府部門及國會議員等，而我也經常陪同他出席國會聽證會。我在NSF上任不久，Bement和我一起到訪印度參觀當地的科研機構和幾間著名大學，獲安排與多位部長進行訪談，Bement教授的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〇〇九年，我辭任NSF助理署長，到科大出任校長，但仍與NSF保持緊密聯繫。二〇一一年，科大為慶祝二十周年校慶，舉辦科技政策論壇，我特別邀請Bement作演講嘉賓。

我在城大講座的提問環節請教他：為甚麼矽谷可以在美國誕生，其他國家卻不容易複製？美國如何鼓勵創新？Bement認為美國社會十分開放包容，只要是一流人才，必定找到自己的位置，對於創新意念，更是無任歡迎；其次，美國社會擇優而取，不論背景；第三，美國的文化鼓勵冒險精神，失敗了可以從頭再起。Bement鼓勵年輕人先要認識自己，把握機會，懂得面對改變，選擇自己要走的路，而不是隨波逐流，更要適應環球化的大趨勢，猛人語錄果然非同凡響，我亦非常贊同。東

陳校長與Arden Bement合照。